

只缘身在此山中

ZHIYUANSHENZAICISHANZHONG

未入山门身是客，随云随波随泥泓；

甫入山门身是谁？问天问地问乾坤？

简媜 · 著

当三毛离我们远去，

现在我们枕边放着的，是简媜。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简

媜

精

品

系

列

694

只缘身在此山中

ZHIYUANSHENZAICISHANZHONG

简媜·著

只缘身在此山中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
只缘身在此山中/简媾著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
2009. 11

ISBN 978-7-5039-3988-4

I. 只… II. 简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98647号

只缘身在此山中

- | | |
|------|---|
| 作 者 | 简 媾 |
| 责任编辑 | 胡 晋 |
| 封面设计 | 八牛·设计  <small>banliu_zhu@163.com</small> |
| 出版发行 | 文化艺术出版社 |
| 地 址 |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|
| 网 址 | www.whyscbs.com |
| 电子邮箱 | whysbooks@263.net |
| 电 话 | (010)64813345 64813346(总编室)
(010)64813384 64813385(发行部) |
| 经 销 | 新华书店 |
| 印 刷 |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|
| 版 次 | 2009年11月第1版
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|
| 开 本 | 870×1260毫米 1/32 |
| 印 张 | 5.625 |
| 字 数 | 70千字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5039-3988-4 |
| 定 价 | 18.00元 |

中文简体字版©《只缘身在此山中》 2009年

本书经洪范书店正式授权，同意经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和天津
华文天下图书有限公司，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。非经书面同
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、转载。

序：像雪地上的足迹一般

这本书需要一个长序。

如果说，出书的意义是要对自己的创作概念进行编辑的话，这个散文集的确让我苦心积虑。

当“万里天”、“寻常饮水”、“行僧”这三组篇章出现的时候，我根本还没有开始找出书的“主题”，这些负载着各种不同意义的文字，仿佛是沙漠中流浪的骆驼队，不知将夜宿何处？然而，我始终相信，我将赋予它们一个可以讨论的旨意、一段可以弹奏出的旋律，一座可以避沙挡风的帐篷。

几乎没有一天，我不想到这些。忽然，有一个夏日，我希望独自去近海的港口走一走，毫无准备地就出发了。我仍记得那个早晨，跟任何一个早晨一样，我的脸上留着隔夜的倦容。当车子开上高速公路，窗外流动的山景，及山腰上筑着的城堡式住屋，及住屋上在阳台晾衣服的女人，及女人没看见的坡地上的野黄花……我用眼睛纪录这些，心里在编织一些飞来的感触，忽然，另外两组篇章的神思掠过心原，像雪地上

的足迹一般地清晰、自然，可以让我追随。我放弃了港口以及散步，又原车折返台北，渴望笔以及稿纸，如干铺上的鱼。

而文字速度却永远跟不上冥思的脚跟，我必须在工作、阅读、家事……的空隙里收集时间。背在身上的白色大布包几乎没有卸下，旅行的时候、约会的时候、喝喜酒的时候，或者自己行过桥头，走路回家的时候……身上总带着稿纸，及未完成的篇章，我把归宿背在身上，如一个新婚的妇。

创作，实在像长途探险，每本书都只是一个驿站。在这本书里，我希望有系统地去整理自己的所思：自然与人之互证（万里天）、生活之腹育（寻常饮水）、个我生命之淬练（行僧）、天伦之源流（无尽意）、人常之初铸（无缘缘），以此礼赞让我存活的世界，向无穷无尽的生命进贡。

我尤其费神于“行僧”、“无尽意”、“无缘缘”这三组，因为是长期以来内在的绳索，借着禅宗破迷转悟的历路，为自己“解围”、“纾困”，希望这一路履痕，亦有助于其他人。很巧的是，故事中的主角都是女性，这是无心之遇，也许，在某一处尚未探测的心域，我期待“母者”力量的重新莅临，引领生者亦安慰死者，呈现平安的秩序。这可能是另一个主题的契机，等我能够壮硕了，再进行开矿。

每一组篇章，各有它们生灭与证成的长路，我只是一个纪录与编纂的人吧，丰沛的奔赴之声，响在那些活得心平气和的人身上，也回音在人世的须弥山上——那座被称诵、礼拜、攀越、而可能无人能征

服的生命之巉岩巔峰。然而，人在山則在，有時見山是山，有時不是山，又何妨？行人更在青山外，多嫵媚的步子，霧迷津渡時投石問路可能就是悟。

謝謝症弦先生、吉廣輿老師、葉步榮先生，及一個姑隱其名的人。
只緣身在此山中。

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一日台北

目 录

CONTENTS

序：像雪地上的足迹一般

万里天

- 3 行经红尘
- 5 山水之欸乃
- 7 月牙
- 8 莲众
- 11 天泉
- 13 竹涛
- 15 燕剪西楼
- 17 醒石

寻常饮水

- 29 拾箸观想
- 31 球之传奇
- 35 飞檐
- 36 行住坐卧
- 38 路在掌中
- 40 已饮阎浮提一切河水

行僧

- 49 人在行云里
- 55 天阶月色凉如水
- 59 却忘所来径
- 67 恒河沙等恒河
- 75 红尘亲切

无尽意

- [意篇]
- 87 血雨

- 89 凯风
[尽篇]
92 缙夜
96 白发
[无尽意篇]
100 涉水摘竹
105 渔父

无缘缘

- [缘篇]
125 水月
130 镜花
[无缘篇]
133 地衣
142 浮尘野马
[无缘缘篇]
146 解发夫妻
159 借宿

万里天

行经红尘

一醒开眼，原来已离了浓咖啡也似的台北烟波。

顿然，碧空纵来一匹扬鬣飞蹄的雪驹朝我奔驰！这一惊不小！赶忙倏坐探眼，一眨，可把眼睛眨清了，眼界霎时缩小，原来只不过是，南台湾某一个下午的堆云！

坐正之后，才看清人还在文明的跑道上逐流——逐的是车之水，那溯游的是波，溯洄的是浪，歧出的是漩涡。而我，一个背负行囊的我，在这澎湃之中，要何等萍踪？

醒后，再怎样深锁的记忆也都是马蹄尘、车后烟！我，一个背负未来之行囊的我，该如何行经这波涛也似的人生？如何？

要不要纵身如蒙昧的急湍，一头去撞礁石，飞碎成为散沫？

要不要胆怯就像款摆的水草，再如何的游姿都尽是原地的青春？

或者，算只是玩世不恭的寄萍，一路落花有意、流水无心！终究是弦断曲残的歌者身世，如此只如此。

.....

再探眼碧空的时候，眼界的边缘驰来雪驹的飞蹄，我仿佛听到仰

天的长啸，对我作无上的邀请！

若雪驹只是堆云幻象，我，亦不过是万丈红尘中的泥沍身躯！那么，何妨它褪去山脉辔头，我解下一波九折的淋漓尘波，共邀共游？

如此一路行经，又何妨？

再一睁眼，眼前是山林掩映的小径，仿佛有叶飞声？有蝉嘶？已经向晚了，暮风催人倦，不知道佛光山寺还有多远？真是不知！

蓦然行至石阶，正欲举步，迎面有师父而来，就姑且问个路，却问道：“你们自何方来？”

自何方来？！这话这么心惊，我想起一路行经了许久，那雪驹云蹄呢？那水波萍迹呢？……一时心里害怕，因为不知道自何方来？

错身而过了，才猛然想起还未回答他，一回头正欲说：宜兰，宜兰来的，却又心酸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明明知道不是这个回答！

未入山门身是客，随云随波随泥沍；

甫入山门身是谁？问天问地问乾坤？

一样的日月，却异般心情，我心愿是一个无面目的人，来此问清自己的面目。

能不能识得佛光山的真面目，我不敢说了，但真的在随思随喜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

山水之欸乃

清晨，薄如蝉翼的清晨，我不敢贸然去踩径旁一宿的躺叶，怕脆碎的声音太响，惊破这一匹尚未卷收的蝉纱。

深深地吸吮，沁入了山之闺女那冰清的体温，我不敢贸然地倾吐，怕隔夜的浊气污染了这灵秀的山间。

夹径，接引佛依然以不倦不懈的手，日夜垂念那迷了津渡的众生。我停伫、问讯，观他那不曾阖的眼，觉念他是这山这水这世间唯一的清醒者。而此时，醒着，看我，只不过一个愚昧的路人，敢来迢迢领这份山水之情。

迎坡之后，竹如帘。不是风动，也不是心动，是帘上湘绣的竹叶不自觉地在翻梦。是否，有那样的灵犀与我相契，同梦游这山林的曲折？

凭栏，才知“登高可以望远”不是古人诗句，而是每一个欲归的心灵的高度！那山邈邈，如玉石镇了这世间的晨、夜，那茫茫的，是不是一匹清水要洗儿女情痴？

正凝眸，从山的背后探起一条光芒，慢慢地攀起山尖，仿佛还不及扑尘，便滑落了时间这块裹帕，向人间掷来一颗七炫宝珠！一时，宝珠

的颜色溶着，渲染出满幅的山水画彩。

高屏溪的身姿灵活起来，一如醒来的白蛇。溪太长，身子就止不住要婀娜，柔媚似的秀发，又安稳如绢帛。

山在水里，日又在山上，便倾倒了—筐金屑，浮动于水中。我正痴想，这不小心跌落的金屑该如何淘洗时，一叶扁舟划过。不见有钓竿，也不见有竹篓，过眼时，便被他拾去许多沙金。而他仍是悠悠一撑而过，仿佛不知自己沾染了一身金屑，真是得“无得之得”！这溪水顿时成了一部金刚经，而他，是好一个须菩提！我因而欣羨，他是这样富有的人。

有鸽群回天飞去，那蝉纱果然已被卷收。远远的山头，传来打板的声音，我知道寺院的师父们又要挑起一担的工作了。

才回身，便感觉竹叶如醒张的只只凤眼，只只把我看成—身壁上的游影。

月牙

山中若有眠，枕的是月。

夜中若渴，饮的是银瓶泻浆。

那晚，本要起身取水浇梦土，推门，却好似推进李白的房门，见他
犹然举头望明月；一时如在长安。

东上的廊壁上，走出我的身影，吓得我住步，怕只怕一脚跌落于漾
漾天水！

月如钩吗？钩不钩得起沉睡的盛唐？

月如牙吗？吟不吟得出李白低头思故乡？

月如镰吗？割不割得断人间痴爱情肠？

唉！

月不曾瘦，瘦的是“悠哉悠哉，辗转反侧”的关雎情郎。

月不曾灭，灭的是诸行无常。

山中一片寂静，不该独醒。

推门。

若有眠，枕的是月。